

# 明清文人的花藝與情感世界

Literati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: Flower Art and Romance

文／連啟元 Lien Chi-yuan (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) · 圖／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花卉，是自然界最美妙的存在，無論姿態、香氣、韻味，都引領明清文人的追求與喜愛，大量介紹花卉的文章、詩詞應運而生，甚至在出遊、品茶、靜夜時分，都有著花卉的身影，反映出文人雅好花卉的才情，與背後隱含的情感寄託。

## 四時花月令

四時節氣不同，造就出多樣的花卉姿態，《餅史月表》就列出各月份所屬的花卉，並細分成「盟主」、「客卿」、「使令」三種層次，饒富文人詩詞的韻味。例如正月又稱孟春，花盟主為梅花、寶珠茶花；花客卿為山茶花、海棠花；花使令為瑞香花、報春花、木瓜花。同時，也列出十二月的神：一月花神迎春花、二月花神杏花、三月花神桃花、四月花神牡丹等。此外，程羽文的《清閒供·花曆》也記載各月份的花卉特色，與《餅史月表》大致相同。

由於季節不同，賞花更有別樣的風趣，袁宏道（1568-1610）《瓶史》認為：「寒花宜初雪，宜雪霽，宜新月，宜暖房。溫花宜晴日，宜輕寒，宜華堂。暑花宜雨後，宜快風，宜佳木蔭，宜竹下，宜水閣。涼花宜爽月，宜夕陽，宜空階，宜苔徑，宜古藤巖石邊。」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搭配寒花、溫花、暑花、涼花等描述，以及最適合觀賞的時間、地點，交織出浪漫雅緻的景象。

對於賞花地點也有要求，未必要去人潮擁擠的名勝之地，錯落在鄉村與山林之間，更是文人的首選。李漁（1610-1680）認為觀賞桃花，最好的所在之處，便是「鄉村和籬落之間，牧童、樵叟所居之地」，才能隨心所欲地尋幽探訪。明清社會以來，因為經濟發達，開始有專門種植花卉的產業，並開設花店於市鎮之處，提供了愛花人的挑選與欣賞。



孫丕顯 燕閒四適 明 萬曆刻本  
(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1186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。)



唐寅 陶穀贈詞（局部） 明 絹本 169×102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

無論是梨花帶雨、踏雪尋梅，身處在姍紫嫣紅的氛圍，文人最能在不同情境之中，感受良辰賞花之妙趣，透過天氣的陰晴、濕雨，以及光影變化、溫度差異，都能讓花色、花香產生微妙的變化，使賞花更有不同層次的領略。

### 品花共賞玩

明清文人的賞花，著重在花的色、香、韻。《瓶史》認為：「知色之絕者，蛾眉未免俯首，物之尤者，出乎其類。」花卉作為最美麗的存在，花色之出類拔萃者，即使美人也為之傾倒，所以李白有「名花傾國兩相歡，常得君王帶笑看」詩句，使得文人無不競相探訪，只為一親芳澤。

張謙德在《瓶花譜》中，將花卉分成九品，其中一品有九種，分別為：蘭、牡丹、梅、蠟梅、細葉菊、水仙、滇茶、瑞香、菖陽。可見蘭花為一品之首，成為歷代文人心目中最推崇的花卉，主要是清幽的花香，淡雅中透露出不凡。當然每位文人喜好不一，李漁在《閒情偶寄》並不認同牡丹作為花王的封號，反而認為梅花才是花中之王，甚至為了賞梅，還親自攜帶帳棚、爐炭與溫酒，深入寒冷的山中，靜待坐等梅花的綻放。

瓶花，是摘取花卉置於瓶中欣賞的生活情趣，而摘取花枝時，最好能選擇略帶露水、含苞待放，且花卉擺放的姿態，需以曲折、流轉為上，而不能太過

整齊、平整，方能得其雅趣，即「折取花枝，須得家園鄰圃，侵晨帶露，擇其半開者折供，則香色數日不減，若日高露晞折得者，不特香不全，色不鮮，且一兩日即萎落矣。」所以晨帶露水、花卉半開，才能使香味、花色數日不減。

為了愛花、賞花，尤其是特別的花卉，文人雅士可以縮衣節食、不辭辛苦，前往觀賞，甚至「聞人談一異花，雖深谷峻嶺，不憚蹶躄而從之」，即使是高山深谷，也無所畏懼，欲一窺花卉的容貌。而《燕閒四適》還記載著對花彈琴的雅事，如此風流韻事，都反映出文人對花的著迷情感。

### 花藝佐茶事

明清文人的聚會，不外乎飲酒、品茗，袁宏道認為「茗賞者上也，譚賞者次也，酒賞者下也」，最好是在品茗時，能有花卉相伴，而在欣賞花卉的同時，最忌酒、粗茶等庸俗之物干擾，「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，寧閉口枯坐，勿遭花惱可也」。在品茗、賞花營造的氛圍裡，正是文人生活品質之中，追求雅緻的精神表現。

在品茗享受溫潤口感之餘，閒看瓶花擺設，更別有一番韻味，而瓶花可以用數種花卉搭配，更顯多樣有趣，《瓶史》寫道：「梅花以迎春、瑞香、山茶為婢。海棠以蘋婆、林檎、丁香為婢。牡丹以玫瑰、薔薇、木香為婢。」也就是以梅花為主體，搭配迎春花、瑞香花、山茶花等，用以主從的相互關係，來描寫花卉的姿態、雅俗，以及濃淡，錯落之間，各自爭奇鬥艷，別具姿態。

而茶席之間花藝表現，最能表現出自我心境的講究，因此在品茗的几案上，花瓶、盆景需以小巧精緻為優，高



鄒一桂 歲朝圖 清 129×60cm  
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

濂認為「盆景以几案可置者為佳，其大者列之庭榭中物，姑置勿論。」同時在品茶、賞花之際，也不宜焚香，以免破壞花香所散發出來的清雅幽香，所謂「花下不宜焚香，猶茶中不宜置果也。夫茶有真味，非甘苦也，花有真香，非煙燎也。」主要是在品茗之時，欣賞花卉姿態，也能夠同時享受茶香、花香，達到兼有視覺、嗅覺、味覺等，色、香、味相互交融的境界。

明清文人站在以清雅的欣賞角度，認為花瓶應以瓷器、銅器最優，次則金器、銀器，所謂「貴瓷、銅，賤金、銀，尚清雅也。」陸紹珩《醉古堂劍掃》提到，所謂瓶中插花、盆中養石，雖是日常之事，但是其中安排、布置、

表現的雅致與否，反映出主人的性情與品味。

### 多少花前月下客

有時文人對花藝的喜好，幾近沉迷其中，清代詩人陳璧〈看花〉詩：「坐看盆中花，刻刻顏色改。一日數推遷，自辰不待亥。含香未漏時，綉縷結芬鬢。須臾逗出唇，胭脂語靄靄。」從上午到晚上，隨時關注花苞的變化，直到花朵的綻放，幾近呵護備至，讓文人完全樂於享受，這樣等待的美麗過程，簡直是到了樂以忘憂、廢寢忘食的地步。

除了白天欣賞之外，有時夜晚的賞花，更有特別的樂趣，唐伯虎（1470-1524）最愛月夜看花，有「隔花窺月無多影，帶月看花別樣姿。多少花前月下客，年年和月醉花枝」的詩句。高啟（1336-1374）的

〈瓶梅〉詩，則是於夜晚回家途中，被路旁幾枝梅花所吸引，便折取插於花瓶之中，在夜晚細細品味與賞玩。鍾惺（1574-1624）更是將瓶中梅花，所映在壁上的花影，加以描繪下來，而有〈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〉詩。所以文人愛花，無論白晝或夜晚、居家或山林，甚至是花影，都情有獨鍾。

文人楊慎（1488-1559）的簪花行徑，表現了一種對花的特殊癖好，常在臉上敷粉、髮做雙丫髻，特別喜歡將花卉插於頭上，敞遊於市街之上，面對眾人目光，了不為忤，甚至帶動當地文人，競相以穿女裝、髮簪花的流行風潮。因此，無論是花香、花容或姿態，都引起愛花人的追尋與探索，更延伸出別具特色的舉止，都體現出明清文人盡情享受生活的樂趣，以及對花卉的喜好與特有情感。



#### 延伸閱讀

- （明）王象晉，《群芳譜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補編80冊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1。
- （明）孫丕顯，《燕閒四適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1186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。
- （明）袁宏道，《瓶史》，《藝術叢編》第1集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。
- （明）張謙德，《瓶花譜》，《藝術叢編》第1集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。
- （明）陸紹珩，《醉古堂劍掃》，臺北：金楓書局，1986。
- （明）程羽文，《清閒供》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213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9。
- （清）屠本峻，《山林經濟籍·餅史月表》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。
- （清）李漁，《閒情偶寄》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2002。



不詳 茶葉末六聯瓶 乾隆 官窯 高24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